



该如何构建内在的心理能量，战胜强大的对手？

2020年1月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。随着春节的来临，人口多流动，感染迅速从武汉蔓延到全国。敏感的记者们想起了《花冠病毒》。这本书里出现的封城隔离疫情、市民超市抢购蔬菜水果和生活用品的描写，和今天的现实生活，出现了惊人的“重复”。

有记者觉得这是作家的伟大，称毕淑敏是预言家。她的回答是，小说中有她对2003年北京“非典”时期的生活场景观察，但小说故事里的大部分内容，则是出自想象和虚构。

“写《花冠病毒》，就是害怕瘟

疫的再次袭来。上一次已经很明确地锁定了野生动物是病毒的宿主，SARS以后，北京不让买卖野生动物，市内取缔宰杀活禽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广州应该也好了一些，起码果子狸不吃了。但是武汉和其它有些地方的人们，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呢？继续吃野生动物，重蹈覆辙，多么愚昧和危险！

毕竟做过内科医生、心理医生，凭着职业出身的敏感，毕淑敏很关注疫情的发展。“以我当专业医生的经验判断，这种新型的传染病毒，现在还没有特效药能够彻底治愈，医药开发需要一个过程。我经历过非典，这种不明原因的传染病毒，不能寄希望于速战速决，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。”

和很多作家的经历不同，毕淑敏是一位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作家。她是内科医生，北京作协副主席，也是国家执业的注册心理咨询师。1969年，她16岁入伍，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，历任卫生员、军医等，挽救过无数人的生命。

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，毕淑敏开始文学写作，著有《毕淑敏文集》十二卷。她的文学写作，大气厚重，关注时代和现实社会，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《血玲珑》《拯救乳房》《女心理师》《鲜花手术》等作品产生强烈社会影响，作品具有浓重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。

作家王蒙这样评价毕淑敏的出现：“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，好医生，她是文学界的白衣天使。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，医生的身份与心术，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，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、别有特色的、新鲜与健康的因子。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。毕淑敏的正常、善意、祥

和、冷静乃至循规蹈矩，难能可贵。她写了像《昆仑殇》这样严峻的、撼人心魄的事件，仍然保持着对于每一个当事人与责任者的善意与公平。她正视死亡与血污，下笔常常令人战栗，如《紫色人形》《预约死亡》，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，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、爱下去、工作下去。”

1998年，毕淑敏改读了北师大心理学博士课程，成为国家注册的心理咨询师，经验丰富的她开始直接面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线病人，还继续通过一系列心理学病理案例非虚构写作，公开出版物和演讲，治病救人。

在开设诊所几年后，她关闭了自己的诊所，放弃了优厚的经济收入，回到家里继续写小说，出版了一系列以心理医生为背景，以心理学知识治病救人的小说作品。

在我眼里，她是一位温暖有爱的作家、悲天悯人的医生，秉承了鲁迅的文学传统，行动中的理想主义者，以笔为旗，身体力行，用文学、医学，治病救人，在夜晚黑暗里，用爱与希望点亮了生命的灯。

为什么读心理学博士

张英：你为什么对心理学感兴趣？

毕淑敏：我首先是对人特别有兴趣。很多人的职业选择，都与兴趣、爱好有关，比如对大自然有兴趣，或者是对历史、科学某一方面有兴趣，最后就成为了职业选择。

我对活生生的人特别感兴趣。这可能跟我以前当医生的经历有关，我学了人的生理解剖，也在临床看过很多的死亡。这世界上，有很多人患病，